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五

經濟編

人類

警戒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于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伯功焉

漢馮異自長安入朝光武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

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鈎、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晉惠帝反正、稽紹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覆、往弊者則政不爽、大一統于元首、百司役于多士、故周文興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

斷無斷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太

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唐憲宗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

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時議者誹沸以爲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武帝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爲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

子路問于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巳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巳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而讐之怨讐竝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

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爲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而問曰虢之爲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國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已（然要精[illegible]）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子亹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未甚也明君不懸怒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弒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

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讐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之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爲臣而行

之君乎。誅旣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爲讐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哉。

改過

晉周處字子隱。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絶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幷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

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處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塗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期年州府交辟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鬬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害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則不害聖且賢

者何亦善復常也 王安石 原過論

悔過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為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謝過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

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

不乃其溢
延

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徵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令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

欲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

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人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能脩功退不能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

開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漢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梁節王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眞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　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㓀罪以至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卽時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

先帝而令陛下爲臣收汙天下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熟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勑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蒼頭奴婢兵弩廄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遷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

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顔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

使過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覇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

舉善也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分過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郤子言不可不

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郄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郄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郄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郄子且後至也夫郄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與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將郄子之得之也今郄子俱弗得則民

絕望於上矣故曰郄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郄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郄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奸邪

明皇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疾能排擯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

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明皇不之寤也

安祿山與王鉷俱為大夫鉷權任亞於李林甫祿山見林甫禮貌頗倨林甫陽以他事召王大夫鉷至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與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日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

檢校輒反手據牀曰噫嘻我負矣

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明皇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明皇悅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爲比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爲内助由是擢黄門侍郎

裴遵慶既罷去政事元載權勢盛以貨結内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代宗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

李懷光性麤疎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

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旣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德宗必接以殊禮、或說王翃趙贊曰、懷光緣道憤歎、以爲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斂煩重、京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訪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翃贊以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德宗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擧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德宗以爲然、詔懷光直

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光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

盧杞秉政知德宗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乘間薦吏部侍郎關播儒厚可以鎮風俗以播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斂袵無所可否德宗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曏者柰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復敢言

宋徽宗時、蔡攸有寵、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攸黼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苑囿皆倣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爲不祥之兆、

朱熹曰紹興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捷告

恢復之勢蓋十八九虜人於是始露和議以沮吾討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梓宮籍口擾郡縣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破士大夫徑于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為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死不足贖也

韓侂胄謀預政數詣都堂留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趙汝愚議攢

宫不合、侂胄因間之于光宗、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

陳自強嘗爲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强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儗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爲入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强、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延自强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踧踖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即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選爲秘書郎、既入館、即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

丞。旬日遂秉政。

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韓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使皇子榮王曮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群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壁。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

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强阿附充位、可罷右丞相、月下出國門、仍命王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璧謂事留恐泄、乃已、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彌遠象祖以誅侂胄聞、帝不信、越三日猶以爲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爲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廡之人、嘗鑿山爲沼、下瞰太

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嚮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頗械草制以爲得聖之清、易拔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勳、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睪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彌遠爲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初欲反韓侂胄所爲、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憸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

盡理宗德其立已、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
賈似道上疏乞歸養、度宗命大臣侍從傳旨留、日四
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臥第外、以守之、特
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
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
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
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
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
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
盡、吏爭納賂求美職、閫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

可勝計兵喪於外匿不以聞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
對極言似道爲相國政闕失後爲淮東總領似道誣
以貪汙安置于建昌軍籍錄其家雖似道屢稱疾求
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
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
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
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巳像其中取宮人
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
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
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鬭蟋蟀所狎客戲

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巳殉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巳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巳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除奸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于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

進曰夫少正卯者魯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辯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智足以移世强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于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謂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

愚者之所惑也。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刼君弑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

也利在君之災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主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士無幸賞賞無踰行殺必當罪有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籍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

德在上矣。令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鬲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令夫治之禁姦。未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爲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嘗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韓非傳 內篇

靈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與共交搆諂事太后。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陳蕃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

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訴　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辭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讙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泛泛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幷令天下諸姦知

臣疾之

唐高宗時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于親、爲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就云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

不退義方乃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以

義方毀辱大臣貶之

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

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

不以時奏至代宗狼狽出幸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

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

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爲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

而入京師刼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

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

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

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邪危邪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代宗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其官爵放歸田里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皆
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
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
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爲郎官御史
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
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
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
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
不上達蒙蔽喑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
所從來者漸矣昔林甫雖擅權群臣又不諮宰相輒

奏事者、則托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

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

亦無及矣、載閉而恨之、奏貞卿誹謗、貶峽州別駕、

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

未幾德宗果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

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

痍、柰何遽選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

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

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德宗不聽、補闕陳

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叙、天地神祇

所知。華夏蠻夷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袁高復於正牙論奏、德宗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德宗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卻、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德宗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遂以杞為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為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

之不逮也、德宗悅、杞竟卒於澧州、
陸贄以德宗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我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德宗、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德宗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德宗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贄罷爲太子賓客、
德宗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德宗曰、開元

以見在為羨餘

天寶間求羨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德宗不許、亦不罪少華、群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於穆宗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奸蠹之狀以爲逆竪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表三上穆宗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以弘簡爲弓箭庫使稹爲工部侍郎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任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

信及

字初稿有

儲嗣屬意于英宗、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翌日韓琦出空頭勑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勑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唐坰以父任得官、嘗上書言秦二世制於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彊、神宗悅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斬

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使對明進士出身、爲崇文校書、安石復令鄧綰舉爲御史、遂除太子中允、將用爲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坰果怒安石易己、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坰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帝令諭以他日、坰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坰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懷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坰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坰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

石專作威福曾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廝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先降又言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為安石牙爪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為不肖附己者雖不肖為賢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垧慷慨自若畧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閤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

臣聞去年十二月熒惑犯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婢使議者以為天變應此臣切謂不然執中再入

為相未及二年變祖宗大樂隳朝廷典故緣葬事除宰相除翰林學士除觀察使其餘僭賞不可悉紀陛下罷內降五六年來政事清明近日稍復奉行至有侍從臣僚之子亦求內降內臣無名超資改轉月須數人又今天下民困政為兵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為首相議當論執而因循苟簡曾不建言天變之發實為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捨大責細臣恐雖退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御史然後降付學士草詔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退大臣不以其家事而以其職事後來執政不敢恤其家事而盡

心於陛下職事

澄清論　蔡中郎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

判破在此

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蘇洵辨姦論

哲宗時呂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于時懇求散地

右司諫蘇轍又論歷數其姦詐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

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

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爲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彊狠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擲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僞辯以難琦說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

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旣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為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資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　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

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兩中收獲、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能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肝肺、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

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擿、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故放麑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托國食子、徇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弑君、欒布惟不廢彭城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為名臣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

有夫曹桓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朱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倩忍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蘇轍論呂惠卿章

蔡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爲皆涉譏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執政議寘確于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爲不可力爭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

臣子於君之之關欽爲功者皆以義功人私

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諫不可罪確悉貶遠州確至新州未幾卒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路州召爲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勳燾至奏之太后論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勳耶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爲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欺如此行遣蓋爲社稷也

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常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

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斷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

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哲宗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復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柰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為時相游說邪惇益怒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安燾救之不克

日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鶠上書曰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厓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

姦此何理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爲得計哲宗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蔡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事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哲宗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嘿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卞之惡大略以爲

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災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爲皆卞發之爲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卞

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寧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祕書少監分司池州

方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illegible]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illegible]之[illegible]又語人曰京實啟之也善則稱己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復忠義之士按壓者無日無之京分為邪等縣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

治亂臣以爲京必反也請誅之京詔宣示京京請下彰獄竟流嶺南

王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昌昌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南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欽宗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爲盜所殺李彥賜死並籍其家朱勔放歸田里勔以花石取媚流毒州郡者逾二十年積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居蘇州公肆掊克其園地擬禁籞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挽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聲焰薰灼東南部剌史郡

守各出其門邪人穢夫候門奴事時謂東南小朝廷
上皇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畧如內
侍進見不避宮嬪一門盡爲顯官騶僕亦至金紫天
下爲之扼腕至是凡由酺得官者皆罷
蔡京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童貫再貶昭化軍節度
副使至是復竄京于儋州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
地遇赦不許量移竄貫于吉陽軍趙良嗣于郴州詔
下十日京死于潭州朝廷遣御史張徵誅貫轉運副
使李昇之誅良嗣于貶所函首赴闕梟于市京天資
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顓狙伺爲固位計帝亦知

其姦屢罷屢起且擇京不合者執政以柅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父子自為秦越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集門輸貨僮隸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為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廟之禍雖以謫死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于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劭往察劭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劭反得罪逐死貫狀魁梧偉觀頤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疏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餉結納

左右婦寺譽言日聞

呂祖泰祖儉從弟也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光宗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强侂胄童孺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

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鈞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鈞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鈞，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為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

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得罪，監察御史林采言：僞習之成，造端自周必大，宜加黜削。施康年亦言：必大首倡僞徒，私植黨與。遂貶必大爲少保。

賈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爲夏貴孫虎

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爚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爚復言于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搢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爲露布逐之復詔徙于建寧府斬翁應龍籍其家廖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於是御史孫嶸叟等又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僥詐貪淫禍驕

各專恣謬十罪大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貴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於衆怒僅謫建寧夫建寧者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噦、况見其面乎、乞遠移荒昧以禦魑魅遂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

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

元世祖時天下以桑哥鉤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集賢直學士趙孟頫謂奉御徹里曰桑哥罪惡甚矣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為上所親信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時帝畋漷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

問之辯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遂詔臺省相與辯駁之桑哥辭屈帝曰桑哥爲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里率衛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魯渾薩里以連坐猕

籍其貲。帝問桑哥爲政如此，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顧言不用耳。葉李與桑哥同事，一無所匡正，亦坐免。父之得以疾請南還。揚州學士李淦上言，葉李本一黥徒，方受上簡知，即以舉桑哥爲第一事，致以非罪誅貶大臣，遣使四出，鉤考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宜斬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瞿然曰，朕素以葉李剛介，寧有是邪。令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已卒，遂擢淦江陰路教授，以旌其直。王著因人心憤怒阿合馬，密鑄大銅鎚，與妖人高和

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世祖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時高觿張九思皆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觿問果何爲、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健德門、夜二鼓、至惠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卽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郝鎮至殺之、囚右丞張惠於是、觿九思開門大呼曰

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守博敦持挺擊立馬者墜地衆斧湏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祭罕腦兒聞之卽遣和禮霍孫等歸討爲亂者、獲高和尚于高梁河梁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復以張易從著爲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王惲曰、著激于義捐一身爲天下除害、事旣露不去自縛、詣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

以義與之、可乎、

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變亂成憲、順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弟之子脫脫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故脫脫政令日修、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為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熏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扎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為然脫脫復

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爾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辨益悉其心靡他遂聞于帝帝始信之無疑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上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

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等謀欲俟伯顏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坳皆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脫脫亦增兵自衛至是伯顏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田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夜二鼓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命

平章政事、只兒瓦歹賫赴挪林、黎明遣騎士至城下、問放脫脫倨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乞陛辭不許道出眞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曰爾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弒君伯顏俛首有慚色既而帝以伯顏罪重罰輕復降詔安置南恩州陽春縣行、次江西隆興驛病死、

除奸不盡

漢皇子辯即位何太后臨朝、何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已及

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利、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爲國家除害、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顒、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

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
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硃之因領其屯兵袁
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以其
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
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
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爲天
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
前殿將軍宜受詔領禁兵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
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
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

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柰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中官在省闥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

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秖爲亂階進不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幷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臯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

且與省内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搆已成、形埶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于是以紹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惟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于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

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于舞陽君、入白太后、乃召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

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罪
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
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戸耳今乃
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内穢濁公卿以
下忠清者爲誰于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于嘉德
殿前讓珪等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隷校尉少府
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
議中黄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
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
兵入宮宮閤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黄門持兵守

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刼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于閣道窻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為報讎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于苑中、

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公卿竝出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劍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為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

之威外迎群英乘風之勢卒而事敗蜀豈身死功頽爲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于泓也范曄竇武何進論

王允既誅董卓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狠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

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群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眞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

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卽殺允、懼一、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于

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

唐張易之昌宗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几上肉耳夫何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强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及中宗即位上官婕妤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中宗遂與三思圖議

政事張柬之等數勸中宗誅諸武中宗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中宗信之三思等因爲中書畫策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中宗以爲然以敬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張柬之爲漢陽王袁恕已爲南陽王崔玄暐爲博陽王罷知政事後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遂以柬之爲襄州刺史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已尚在京師

忌之俱出爲滑洛豫三州刺史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中宗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使人爲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乃以周利用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暐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剮而殺之恕己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掊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